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八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九四三五**次会议

2023年10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弗朗索瓦·丹内塞先生	（巴西）
成员：	阿尔巴尼亚	霍查先生
	中国	张军先生
	厄瓜多尔	佩雷斯·洛塞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先生
	加蓬	恩圭马·恩东夫人
	加纳	阿杰曼先生
	日本	志野夫人
	马耳他	弗雷泽夫人
	莫桑比克	阿丰索先生
	俄罗斯联邦	叶夫斯京格聂耶娃女士
	瑞士	豪里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沙哈卜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吴百纳女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凯利先生

议程项目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

非洲联盟

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
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工作的报告 (S/2023/629)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AB-0601)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

非洲联盟

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工作的报告 (S/2023/629)

主席 (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 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主任帕尔费·奥南加—安扬加先生、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阁下以及“非洲和平”组织执行主任所罗门·阿耶勒·德索先生。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3/629, 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工作的报告。

我现在请奥南加—安扬加先生发言。

奥南加—安扬加先生 (以英语发言)：首先, 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召开本次关于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 具体而言非洲联盟 (非盟) 之间合作的重要会议。我谨欢迎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大使出席我们的会议, 并肯定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阁下和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为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伙伴关系而发挥的重要作用。我还要向“非洲和平”组织执行主任所罗门·阿耶勒·德索先生表示敬意, 该组织为支持非洲联盟及其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伙伴开展出色研究。

安全理事会面前有秘书长题为“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

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的工作”的报告 (S/2023/629)。我很高兴有机会向大家介绍这份报告。

我要赞扬安全理事会成员上周在亚的斯亚贝巴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员进行了宝贵的交流。他们对亚的斯亚贝巴的访问、讨论所具有的建设和实质性以及认可其工作的联合公报, 反映了安理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坚定致力于通过密切合作并本着相互尊重和团结的精神, 克服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挑战。

他们的讨论还证实了秘书长报告中的评估意见, 即联合国与区域组织, 特别是非洲联盟、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区域机制之间的牢固伙伴关系对于多边主义的效力至关重要。联合国-非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互补和相对优势的双重原则基础上, 旨在利用各自优势, 更有效地实现在非洲建立和平与稳定的共同目标。这一关系注重预防性外交和调解举措。

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和成员在非洲大陆面临重大变化之际访问了该大陆, 这些变化的全部影响尚未完成可知。极其暴力的内部冲突死灰复燃, 战争逻辑在其中占据了上风;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暴力的威胁卷土重来, 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土壤; 违宪的权力更替接连发生, 一再映射出包容性负责任治理方面的严重失误。然而, 变化还远不止是这些。大自然在气候变化的严重惊扰下犹如脱缰的猛兽, 横冲直撞, 所过之处满目疮痍, 哀鸿遍野, 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情形。这表明, 各国不太可能适应一个日益炽热的地球。在这个星球上, 土壤变得越来越干旱, 局势日益动荡, 同时加剧了在已变得不适合居住的空间中对稀缺资源的争夺——这种争夺有时会引发冲突。稍后我会回过头来更详细地谈及这些问题。

简而言之, 他们的访问是在一个令人担忧的形势下进行的。这一形势有可能使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前几年取得的有限成果化为乌有, 而此时, 面对经济衰退, 复苏努力难以产生预期效果, 大多数非洲国家因此承受严重财政压力, 负责过重, 在寻求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捉襟见肘。这就是发展、和平与安全之间错综复杂的密切联系,因此,秘书长呼吁以整体的办法开展预防冲突努力,特别是在非洲。

面对这种情况,应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的明确要求,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副主席已着手更好地协调我们两机构所做的努力,以期加强各种发展方案的效果,实现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2063年议程》这两个议程为基础的共同愿景。

(以英语发言)

今天,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举世瞩目,成为多边主义的支柱,合作范围和深度不断拓展。此外,我还感到鼓舞的是,两理事会对各自议程上的一些关键问题的看法和分析趋于一致。这为两理事会提供了一个加强协作的机会,特别是在一些最复杂的问题上。

请允许我谈谈秘书长报告中强调的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非洲大陆的冲突局势正变得日益复杂和多面化,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难以处理。如报告所述,实现非洲持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结构性挑战依然是: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的排斥现象,包括性别不平等、治理机构薄弱,特别是在人权、法治和选举民主方面;基本服务不足和不公平地管理自然资源;以及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有组织犯罪。这些问题因一系列因素而变得更加复杂,其中包括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不安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在金融、贸易、技术和安全方面的不平等加剧和固化;以及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应对外部威胁和冲击方面毫无准备。

如报告所示,政治竞争暴力化,甚至加剧国内冲突,这种情况日益增多,令人震惊,而且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行为也在加剧,让人们看到了国家机构的薄弱或缺失所导致的系统性治理赤字。我们看到,非洲大陆发生了一系列违宪的政府更迭。在萨赫勒,政变进一步破坏了该区域的稳定,而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继续导致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加剧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在苏丹,

冲突正在造成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局势。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随着该国即将举行选举,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仍然是一大关切。

今天的挑战要求继续做出努力,按照秘书长7月份的政策简报《新和平纲领》中的建议,增强集体安全的有效性。应着力开展全球和区域预警和预防工作,促进预防性外交,支持区域和平、支助和执行和平行动——非洲联盟在这一领域确实发挥了值得赞扬的领导作用。新的集体安全机制应当大胆而又切合目的。它应该能够有效地应对当今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

由此我要谈及第二点,这一点涉及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的资金筹措。安理会成员在思考和规划更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时,提出的对策必须与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相称。如秘书长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在整个冲突周期中,区域组织在应对当代威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包括部署执行和平特派团,今后将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只有为非洲联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预测、可持续和灵活的资金,从而使其获得必要的人力和财政资源,此类特派团才能发挥作用。将鼓励安全理事会考虑强化非盟和平支助行动能力,为其配备资源,使其成为集体安全机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个能够在必要时较快部署和平特派团,以期有效支持实地可持续和平的工具包的一部分。换言之,安全理事会赋能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实际上也在自我赋能,将加强自己履行《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职能和权力的能力。

在安全理事会努力审议并通过一项关于非洲联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经费筹措问题的框架决议草案之际,国际伙伴必须与非洲联盟携手合作,进一步加强其能力和能动性,以有效应对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威胁。利用非洲治理架构和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现有机制做出努力,可以有效支持和加强各种应对冲突的措施,以实现和平。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将在联合规划和分析、评估和管理非洲联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以及制定和实施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合规和问责框架和其他举措等方面,

帮助非洲联盟得到更多支持,以确保为有效和高效地管理此类行动奠定基础。

我还要重申,秘书长重视政治的首要地位。应对和平与安全挑战的工作、包括维持和平或执行和平行动必须做到综合和全面,以政治解决方案为核心,这样才能消除治理方面的缺陷,并促进国家自主和包容各方的政治制度,使所有关键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发挥切实作用。政治解决方案应包括持续的预警以及接触、调解与建设和平,这些是有效应对冲突办法的基石。我们期待安全理事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审议关于非洲联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经费筹措的框架决议草案。

继前面讨论的两点之后,我要讨论的第三点也即最后一点涉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协作。我欢迎上周所表达的关于加强这两个机构之间协作的坚定承诺。我肯定并祝贺安全理事会过去几年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我特别感到鼓舞的是,各方表示大力支持两个理事会对共同关切和关心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联合实地访问。我毫不怀疑,拿出同样程度的政治意愿,安全理事会将确实能够找到必要的模式。这种访问可有助于增进对冲突局势中起作用的复杂态势的共同认识,探索预防和酌情缓解冲突的措施,并为传递共同信息提供机会。我赞扬两个理事会努力举行安全理事会候任主席与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候任主席之间的月度非正式协调会议,这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讨论优先事项和工作方案,促进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协作和交换看法,以期加强战略协调与互补。

在上周举行的非正式联合研讨会上,两个理事会成员都表示支持使这些会议更有规律和更有条理,以最大限度发挥其效用。成员们还表示支持举行专家级非正式协商会议,尤其是在作出重大决定或举行重要会议之前。这种非正式会议可以为协调立场提供机会,有助于加强两个理事会之间的协调和协商。安全理事会特设工作组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在上周年度会议之前举行的会议,为双方负责人之间的成功审议以及在会议结束时迅速通过联合国

报铺平了道路。我要重申,联合国、包括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随时准备为这些似乎已经成熟可以利用的举措提供支助,同时继续同非洲联盟和各次区域组织加强合作,以帮助非洲预防冲突与保持和平。

最后,我要再次表示感谢安理会继续支持联合国与非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以及我非常荣幸领导的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的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奥南加-安扬加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穆罕默德女士发言。

穆罕默德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感谢你邀请我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我注意到其他通报人,即:联合国驻非洲联盟(非盟)办事处的我的对口方、秘书长驻非洲联盟特别代表帕尔费·奥南加-安扬加先生和“非洲和平”组织的所罗门·阿耶勒·德索先生。

我荣幸地代表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先生阁下做以下发言,他本人因其他事务缠身而遗憾地无法与会。

主席先生,我谨祝贺你担任10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祝贺你作为共同主席有效地领导几天前在亚的斯亚贝巴成功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年度联合协商会议。该会议仍然是两个理事会继续并加强合作的有效平台。

今天的会议重点讨论联合国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这一重要议题。在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我们共同努力以形成适当的合力和势头以管控当前危机和预防未来冲突的时候,这一反复出现的主题更加引人注目。要想站稳脚跟,有效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议程,我们就必须在《联合国宪章》、《非盟组织法》和国际法指导下,深化多边主义精神,并加强与联合国以及我们非洲大陆和次区域组织的团结与合作。基于我们确保世界多层面平稳治理的共同责任,我们再次呼吁对全球治理体系,尤其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本身进行审查,以

确保在面临旷日持久或新出现的严峻危机时,做到公平、包容,提高机构效力。非洲联盟仍然极为关切世界许多地方爆发的冲突,此外,全球还存在旷日持久的危机、违宪更换政府的现象、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以及艰难的社会经济问题纷呈的局面,其特点是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增长下降和资金有限的双重危机。

自2017年《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签署以来,我们两个组织一直在预防外交、调解、维持和平、建设和平、执行和平等方面开展协作。最近,我们基于辅助原则和共同价值观,加强了与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区域机制的合作与协作,尽管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展望未来,应强调至少五个关键点。

第一,我们需要加强和提升我们在预防冲突、管控危机和国家建设方面的协作。从利比亚到萨赫勒、非洲之角、中部非洲和大湖区,我们需要统一目标和联合行动,同时确保冲突各方不会离间我们各组织以推进它们自己的图谋。正如古特雷斯秘书长在《新和平纲领》中概述的那样,如果我们要促进建立信任和提高透明度,那么现在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宪章》第八章所述的区域框架和组织。在全球竞争愈演愈烈、各种威胁日益具有跨国性质的情况下,这对于处理冲突以及实现《2063年议程》、“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至关重要。

第二,在经济危机时期,我们需要集中资源,消除严重的官僚主义,以便能够迅速果断地应对危机。在这方面,我要强调,索马里联邦政府最近请求将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缩编工作技术性暂停三个月。部队派遣国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就这一技术性暂停达成了共识,与此同时,我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的资源,以实现这一暂停,并确保我们捍卫在索马里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据此,我希望近期内安全理事会能通过一项关于通过联合国摊款资助非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的决议,以确保非盟能够履行其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承诺和责任。

第三,我们需要在建立和平的努力中力求创新。随着几个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的缩编,它们的后勤资源可以提供给区域机制,这些机制正日渐加紧管理整个非洲大陆的冲突。通过重新引导这些资源,我们可以加强区域努力,在管理和解决冲突方面发挥更突出的领导作用。

第四,我们必须应对国家的危机,不仅在我们大陆,在全世界也是如此。我们多边机构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支持各国变得更有生存力和能力,满足本国公民的基本人类安全需要。冲突的根源往往源于未曾确保或无力确保包容性治理以及提供基本物品和服务。因此,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努力和资源,建设各国的复原力和能力,加强它们的治理和发展潜力。为此,我呼吁各伙伴支持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联合发起的机制:非洲支持包容性过渡基金。这是一项创新的倡议,旨在加强我们对正在经历关键政治过渡的国家的支持。

第五,非洲联盟最近加入20国集团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里程碑,它放大了非洲在全球舞台上表达的观点和意见。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对改革全球治理架构的承诺是持久的。只有在我们解决了势在必行的改革问题之后,才能利用联合国与区域机制之间的全部协作潜力。非洲联盟仍然致力于改革安全理事会,以确保它有更大的代表性、包容性和公平性。

总而言之,世界正在变局之中,我们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这要求我们挺身而出,包括走出舒适区。我期待与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建立持续、建设性、富有成果、以结果为导向的工作关系。我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协力,协调我们的努力,跨越限制和障碍,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安全、繁荣与和平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穆罕默德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德索先生发言。

德索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主席国巴西邀请我代表我的组织——非洲和平媒体和研究

服务组织——作本次通报。我还要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和之前的各位通报人：我的兄弟帕尔费·奥南加-安扬加先生和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大使阁下。

非洲和平是一个泛非政策研究、培训和咨询智库，致力于非洲关切和感兴趣的多边进程，是关于整个非洲联盟（非盟）、尤其是其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事务的主要信息和分析来源，包括涉及非盟与联合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因此，我特别荣幸地在今天的通报中提到我们的工作。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深化联合国与非盟的伙伴关系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也不只是一件好事这么简单。相反，我们认为这是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和平与安全与发展目标的先决条件。现在比过去更加迫切地需要、也越来越多地需要更多危机管理并提高危机管理的有效性。没有谁能单独满足这些紧迫需求。因此，联合国和非盟能否在维护非洲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具有现实意义，取决于它们是否结合各自的比较优势，并系统地协调它们在各个问题上的行动。秘书长的“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申明，区域组织“填补了我们全球和平与安全架构中的重大空白”。他关于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的报告（S/2023/629）强调，没有其他组织比非洲联盟更能反映这些属性。

然而，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的状况远远不足以使非盟有效填补这一关键空白。正如我们在最近一项工作中指出，这种不足的一个表现是缺乏一项系统性、制度化的全球安排，以充分发挥非盟作为以《宪章》为基础的全球集体安全体系一部分的潜力和作用。因此，尽管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取得了进展，但这两个组织在调动资源时，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临时的、逐案的做法。例如，它们无法协作开展和平支助行动，这些行动不仅具有维护稳定与执行和平的任务和能力，而且愿意并能够根据当地安全状况的需求，就其执行和平的任务采取行动。

在这方面提升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的关键是建立一种系统化、制度化的安排，确认非洲联盟的和平与安全工具是《宪章》规定的全球集体安全体系工具

包的一部分。这呼应了秘书长关于让安全理事会取得新突破的提议，这需要

“非洲联盟领导、联合国支持的非洲大陆新一代和平行动……这种行动将两个组织各自的力量结合起来，优先考虑政治解决办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军警和文职人员的影响力”。（S/2023/303，第43段）

正如秘书长所说，这一制度化安排的一个必要结果和重要部分是，安理会也必须作出转变，对于用联合国分摊会费资助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一事，不再将其视为特殊情况，而是“以更系统的方式”考虑。（同上，第38段）

如今，将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也是多边主义有效运作的必要战略。全世界、特别是大国之间日益加深的两极分化是多边体系出现越来越多裂痕的关键因素之一。非盟成员国占联合国的28%，面对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非盟具有发挥缓和作用的独特潜力。通过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挖掘非盟的缓和作用以及非洲作为多边主义未来的潜力是关键所在，不仅能用来遏制我们当前看到的多边体系分裂，也能使这一体系胜任其职。因此，我们近期的工作强调，必须系统性地、而不是在临时安排的基础上让非盟等区域多边组织成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外交的中心。

最后，非盟-联合国伙伴关系需要更加注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社会经济和发展层面。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和平与安全息息相关。实现非盟成员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直接关系到多边金融体系的改革。例如，非洲从市场借款要支付500%的溢价，改革可以为非洲节省多达560亿美元，从而扩大获得急需资源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更紧迫的关切问题上，至关重要的是，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必须紧急处理苏丹令人痛苦的非同寻常人道主义局势，它们可以通过人道主义外交和建立一个专门机制来处理人道主义挑战和该局势中平民的困境。我们肯定并欢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协商会议上发出的呼吁，但

该局势不会等待这些行为体响应所发出的呼吁；因此，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为苏丹的人道主义局势建立专门机制。

在此，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向我们发出友好邀请，申明它也愿意听取非国家行为体的观点和声音，这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至关重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德索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以巴西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要感谢帕尔费·奥南加-安扬加特别代表、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大使和德索先生的重要通报。他们的发言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丰富了对安全理事会议程上这一重要议题的讨论和看法。

巴西赞赏地欢迎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的报告（S/2023/629）。

本次会议是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协商会议之后举行的，因此这是评估上周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讨论的一次机会。我要感谢刚果共和国及其常驻非洲联盟代表丹尼尔·奥瓦萨大使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这两个理事会之间的交流有助于促进在对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相互理解。

我感谢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同事的热烈欢迎，感谢他们愿意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这体现在我们在会议结束时所批准的联合公报中。我们确实对该文件的通过感到特别满意。我赞扬安全理事会以及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表现出灵活性，使我们能够取得这一显著成果。我请所有代表团审查这份文件。

目前非洲安全挑战的复杂性需要创新的解决办法。在维持和平行动的现行模式受到严厉批评的背景下，这一事实更加明显。必须充分支持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发挥日益增长的作用。巴西愿意积极参与关于如何保证非洲联盟领导的和平行动获得必要资源

的讨论。我们支持作出安排，最大限度地利用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若干领域中所展示的专门知识。

加强非洲联盟的作用不应等同于削弱联合国的存在。联合国各区域办事处和机构提供的援助在许多方面至关重要。秘书长的报告强调了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为促进预防冲突、调解、能力建设、选举支助和人道主义援助而开展的广泛活动和方案。我们还应努力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在支持这些活动和方案方面的作用。这种合作必须继续下去并予以加强，特别是在马里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那里的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和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正在分别撤出和过渡。必须在两国政府的充分参与下，有序安全地开展这些进程。

我们多次呼吁关注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就非洲而言，这种联系显而易见，萨赫勒、苏丹、索马里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安全局势说明了这一点。缺乏经济和社会前景，特别是对青年而言，为助长恐怖主义和族群间暴力的暴力极端主义提供了滋生土壤。此外，因为存在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冲突对妇女和女童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导致她们的社会和经济疏离。持续无视发展和包容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分裂，容易发生冲突。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应继续合作，减少非洲的贫困和不平等。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联合国支持《2063年议程》，始终尊重非洲国家对其发展和体制进程的自主权，这也很关键。巴西希望，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将以促进非洲大陆稳定的方式发展，越来越重视用非洲办法解决虽然发生在非洲，但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问题。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阿丰索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国（非洲三成员）发言。

非洲三成员欢迎在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的主题下召开这次重要的通报会，重点是与非洲联盟的合作。我们感谢秘书长驻非洲联盟特别代表

兼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主任帕尔费·奥南加-安扬加先生、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大使阁下和“非洲和平”组织执行主任所罗门·艾耶勒·德索先生的重要见解和对本次辩论的贡献。

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四项宗旨中的首要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通过宣布这一最高原则，《宪章》建立了一个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遍集体安全体系。联合国每个会员国以及每个区域和组织都承诺并有义务实现这一宗旨。本着这种精神拟定的第五十三条规定：

“安全理事会对于职权内之执行行动，在适当情形下，应利用此项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

自2017年通过《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以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这两个机关在共同目标、相互尊重和非洲自主权的基础上发展了独特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已成为现代多边主义的支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刚刚在亚的斯亚贝巴圆满召开了第十七次年度联合协商会议。会议的成功举行证明，这两个机关之间存在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对话。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10月6日的《亚的斯亚贝巴联合公报》，其中重申，两机关在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依循的原则是在应对当今全球和平与安全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威胁和挑战时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共挑重担并分担责任。

我们特别赞同《联合公报》呼吁支持秘书长的呼吁，作为紧急事项，为非洲联盟主导的寻求维护区域和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联合国的摊款。正是本着这一精神，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责成非洲三成员，就非洲联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经费筹措问题，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进行接触。

和平与安全符合全球的利益，不能被双边化，也

不可分割或局限于世界一隅。世界任何地方的和平遭到破坏都危及全球的和平。

因此，我们认为，秘书长的提议极具建设性，也有充分依据。它使非洲大陆得以在与本大陆内外的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事项上一致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安全理事会的非洲三成员这种安排生动表明了这种伙伴关系不断演变的性质。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协作涵盖构成全球和平与安全架构的诸多方面和问题。我们欣见，自这种伙伴关系得到巩固以来，我们的协作取得重大进展。这包括举行两机关之间的年度协商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和非洲联盟主席之间的频仍交流和对话；任命一名非洲区域秘书长特别代表；设立联合国驻非洲联盟代表机构和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安全理事会主席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主席之间的月度会议；以及最后，成立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目前，莫桑比克有幸担任其主席。

非洲三成员认为，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关系都有改进的余地。最近关于《新和平纲领》——特别是因为它与维和有关、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以及和平、安全和气候变化之间关联的讨论，可得益于非洲大陆更有力的印记和声音。

我们坚信这种伙伴关系的附加值。它使两组织得以加深对冲突根源的共同认识和行动。我们可做出知情的、表明我们充分了解冲突背景的战略决策，以求找到持久和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最后，我要重申，非洲三成员坚信，安理会坚定致力于通过联合国摊款为非洲联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筹措经费是促进两组织之间伙伴关系的契机。这将给我们所珍视的“非洲人解决非洲问题”原则注入丰富内涵和巨大力量。

我们坚信，当非洲大陆通过对安理会进行渴望和期待已久的改革而在本机关得到充分代表并享有平等权利和担负同等责任时，将最终印证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的价值。

霍查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巴西召开今天的会议,并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帕尔费·奥南加-安扬加、穆罕默德大使和德索先生的通报。

多年来,在《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的基础上,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伙伴关系的根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扩大。它需要得到进一步加强。

从西海岸到大湖区、从非洲之角到利比亚北部,非洲大陆正面临持续和复杂的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和调整传统的当地、区域和国际对策,以便更好地处理不稳定和冲突的根源。

上周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十七次年度联合协商会议的审议工作以及已获通过的联合公报反映出对迄今所取得进展的共识,并认识到因外部威胁而加剧的新兴内部挑战。

若干非洲国家最近违宪更迭的现象愈演愈烈,其他国家的政治过渡剧烈动荡,这些方面令人震惊地表明,治理不力,机构失灵,因而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也无法提供服务和确保正义。应当立足于法治并通过合法政治进程,采取行动抵制操纵民主进程的做法、取消宪法规定的任期限制的企图、持续的社会和政治排挤,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在非洲自然资源财富的管理不当问题上没有妥善应对措施。一些经验令人信服地表明,军事政变不解决问题。它们只会使问题恶化,还会对亟需的变革作出短暂的虚假承诺。气候变化和国际经济压力产生的严重影响,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全球粮食不安全,使局势雪上加霜。这加剧了族群间暴力,使当地经济不堪重负,还暴露了脆弱性,对武装团体和恐怖团体以及外国剥削者有利。

阿尔巴尼亚认为,处理冲突根源和必须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2060年议程》指导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两者缺一不可。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和其它区域组织开展合作,可以为预防冲突发挥关键作用,提高各国在冲突初露苗头时查明和预防冲突

的能力。联合国当前对“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的支持对于调解和裁军努力仍然至关重要,同时有利于增强妇女和青年人权能以及促进和平教育。尽管总体情况好坏参半,但是取得进展的领域值得强调。2022年11月达成的在埃塞俄比亚永久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为落实建设和平和建国优先事项而同索马里进行的持续接触、《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该区域的和平、安全与合作框架》的执行以及内罗毕进程和罗安达进程,都是很好的正面例子。

我们承认,有些非洲国家已经同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发生龃龉。实际授权任务与当地利益攸关方的期望之间的落差日益扩大,在这方面于事无补。关于是否有必要改变传统维和行动,虽然有讨论的空间,但是我们要警告,不要幻想一蹴而就的解决办法,招来瓦格纳集团或其他雇佣军。侵犯人权行为、完全缺乏问责和从开采自然资源获得的既得利益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正如我们在萨赫勒看到的那样,恐怖主义行径急剧增加。局势没有改善,更多平民受到伤害。

阿尔巴尼亚承认,在确保为非洲联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预测、可持续的灵活资源——包括通过和平基金——方面取得了进展,并欢迎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和东非共同体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区域部队分别拨付200万美元。我们感到鼓舞的是,非盟努力保证按照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以及适用行为标准,继续开展有计划的和平支助行动。

最后,我要强调,我们坚信非洲联盟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区域组织之一,能够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用来结束非洲各地平民的深重苦难——无论是苏丹战事造成的,还是恐怖主义集团在萨赫勒和非洲大陆其它地方造成的——并引领其成员走向和平、发展和繁荣。

豪里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驻非洲联盟特别代表兼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主任帕尔费·奥南加-安扬加先生、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大使以及“非洲和平”组织执行主任所罗门·艾耶勒·德索先生的通报。

区域组织同区域经济共同体携手合作，为促进和平与安全发挥关键作用。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密切合作和定期交流对于富有效率 and 成效的多边主义至关重要。安理会亚的斯亚贝巴之行彰显了集体行动对于预防冲突、调解、维持和平及建设和平的重要性。我谨强调三点意见。

第一，就冲突及其预防和早期识别达成共识至关重要。联合国和非盟日益采取联合做法来分析和预防非洲冲突，我们为此感到鼓舞。从来不曾利用这么多评估、工作组和讨论，来理解当前非洲大陆冲突的动因。在这方面，科学知识非常重要。《新和平纲领》强调全球和区域预防工作和加强预防性外交、信任以及对区域和平行动的支持。有鉴于此，瑞士支持《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它在可能的冲突初露端倪时就动员合作。

第二，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与非盟和安会上周首次举行辩论会，讨论青年在推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我们看到一些积极迹象，即世界各地的青年人要求开放政治空间，并要求在他们关心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更大的发言权。因此，这两个理事会应当继续协助执行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瑞士同两名埃塞俄比亚青年活动家Bemnet Negussie和Melaku Hailu在亚的斯亚贝巴进行了多次交流，他们举行模拟会议，以拉近非盟与青年人的关系。他们精力充沛并愿意参与，这使我们认识到，非洲青年是推动非洲大陆发展的真正动力。我们必须确保倾听他们的声音，并使他们能够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世事无常，维和行动任务也不断演变，但是它们仍然是安全理事会促进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工具。和平特派团若要完成任务，就必须能够依靠可预测、可持续的灵活供资。这也适用于经安理会授权的区域特派团。非盟为管理该大陆当前的安全挑战和新挑战发挥作用至关重要。瑞士一贯支持非盟发挥这种作用。正因如此，我们联署了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非洲三成员）于2018年提出的决议草案。我们承认非盟在和平支助行动规范框架、和平基金以及向特派团提供后勤支援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强调联合国在人

权和国际人道法方面提出的尽职要求很重要。今天，我们欢迎非洲三成员倡议支持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为非洲主导的和平行动提供资金。瑞士随时准备为这一倡议做出建设性贡献，因为在我们被要求重新思考和平行动的未来之际，它将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瑞士将继续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提供长期支持。我们期待并欢迎非盟和安会2024年10月在瑞士担任主席国期间来到纽约，并期待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德里维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刚刚在亚的斯亚贝巴结束协商之后，我谨强调三点。

首先，我们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在苏丹，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努力协助解决冲突，我们鼓励它将其行动与当前的各种和平倡议相协调。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欢迎周五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四方会议，以协调各种区域倡议，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部队指挥官与会。在索马里，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多年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合作打击青年党。这些行动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为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再接再厉。

我的第二点是，我们必须深化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预防冲突方面的合作。请允许我略谈几点想法。法国一直关注非洲联盟针对最近违宪的政府更迭所采取的措施。2022年5月在马拉博举行的特别首脑会议表明，非洲国家元首坚决反对这种威胁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做法。

另一个问题涉及非洲经济体的资金不足，包括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所需的资金。近年来，法国一直在切实参与解决这一问题——今年6月举行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巴黎首脑会议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确保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法国的努力密切协调。法国欢迎在将气候和安全专家与区域组织配对以加强高风险地区预警能力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鼓励联合国在这一重要领域加强与非洲联盟的联系，以解决冲突的根源。

我要谈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是,法国全力支持通过一项关于非洲维持和平行动可持续筹资的决议草案。法国一贯支持通过法定缴款为非洲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资金的原则,今天法国已做好准备,致力于与非洲国家谈判一项案文。这样一项决议必须能够重申由非洲士兵主导的非洲维持和平行动的附加值,并通过财政支持加强非洲大陆对此类行动的自主权,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9月23日也重申了这一点。它还必须能够使我们建立一个规划和决策机制,并评估在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以及部队行为和纪律方面仍需作出的努力。

我谨借此机会赞扬非洲联盟最近几个月所做的工作,在联合国的支持和欧洲联盟的资助下,非洲联盟合规和问责框架得以通过。我欢迎对加强非洲维持和平行动所作的共同承诺。

吴百纳女爵士 (联合王国) (以英语发言): 我同其他人一道,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非洲联盟(非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以及阿耶勒·德索先生所作的通报。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合作对于实现我们建设一个更自由、更安全、更繁荣、更绿色和更健康的非洲大陆这一共同目标至关重要。我感到高兴的是,上周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我们商定了一份公报,展示了我们的共同承诺。

关于伙伴关系,我想强调三点。

第一,自2020年以来,非洲大陆发生了九次政变,因此消除这一祸害及其根本原因的努力变得至关重要。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果断行动十分重要。我重申,联合王国支持非盟和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内的次区域组织努力实现包容性政治对话,并和平恢复宪政。正如莫桑比克代表早些时候以安全理事会非洲成员的名义所概述的那样,我们期待深化这一对话,包括探索《新和平纲领》的潜力。

第二,非盟、联合国、次区域组织和国际伙伴之间的协调对于结束冲突和促进稳定至关重要。这就是为

什么联合王国长期以来一直支持非洲在安全理事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期待与安理会同事合作,就联合国为非盟领导的特派团提供资金拟定一项框架决议草案。我们重申,我们对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有可能蔓延到西非沿海国家感到关切。我们也表示坚决支持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特别是阿克拉倡议等区域主导的解决办法。我们仍然致力于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目前的可持续缩编,并感谢非盟委员会和部队派遣国为支持索马里的安全所作的不懈努力。自2022年以来,我们已经提供了6000多万美元的资金,今年我们将再次捐款。我们也支持由非洲主导,利用联合国的支持作用,对苏丹危机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

第三,我欢迎继续执行非盟-联合国《2063年议程》、《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执行框架。为了实现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景,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合作有助于应对非洲大陆的人道主义挑战,如粮食不安全问题——非洲有超过1.6亿人极易受到影响。下个月,我们将与索马里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合作主办一次全球粮食安全峰会,汇集国际专门知识,推动采取行动,以防止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拯救生命。

我们期待发展和深化非盟与联合国的合作,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张军先生 (中国): 我感谢奥南加特别代表、穆罕默德大使刚才所作的通报,我也认真听取了德索先生的发言。

近年来,非盟作为多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奋进的一面旗帜,引领非洲国家在发展振兴和一体化建设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大陆自贸区加紧建设,非盟正式加入二十国集团,非洲召开首届气候峰会,埃塞俄比亚和埃及加入金砖合作机制。所有这些都表明,非洲正在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重要一极。

上个星期,安理会访问团前往亚的斯亚贝巴,同非盟和安会举行年度磋商。这次磋商提出一系列新

思路和新建议,为联合国同非盟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面对复杂交织的全球性挑战,联合国同非盟以及非洲次区域组织要加强团结合作,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第一,要建立平等相待、交流互鉴的伙伴关系。近年来,非盟和次区域组织积极应对和平安全挑战,推进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在莫桑比克北部,莫桑比克政府军同南共体联合清剿当地恐怖势力,恢复和平稳定局面。非盟和次区域维和行动务实高效,成果显著,受到广泛的认可。面对全球和地区挑战,安理会要继续支持非盟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联合国维和行动也要善于学习借鉴非盟的有益做法,适应形势变化,发挥应有的作用。联合国和非盟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不存在谁领导谁、谁指挥谁的问题。不能打着联合国的名义,将所谓的“标准”强加于非洲,这种做法干涉非洲内部事务,不利于非盟同联合国的合作。

第二,要建立守望相助、责任共担的伙伴关系。殖民主义遗毒和霸权主义行径对非洲和平稳定的负面影响远未肃清,全球危机和地缘冲突又给非洲带来新的伤害。国际社会要把维护非洲和平稳定作为优先事项,联合国要把回应非盟关切作为重点工作,一些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大责任,尽快补上“历史欠账”,而不是转嫁责任或者一走了之。

非洲国家为非盟维和行动贡献自身力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可预测、可持续的资金。传统发达国家出资方要保持支持的力度,联合国要推动有关问题尽早取得实质性进展。刚果(金)、索马里、南苏丹和萨赫勒等地的人道资金严重不足,有关方面要及时、足额兑现人道援助承诺。在首届非洲气候峰会上,非洲国家领导人集体要求发达国家兑现拖延了14年的气候融资承诺。安理会要发挥作用,敦促把对非洲的政治承诺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第三,要建立立足根本、着眼长远的伙伴关系。当前,非洲之角热点问题复杂难解,西非和萨赫勒国家政局反复动荡,大湖和乍得湖地区暴恐活动猖獗,这些冲突局势循环往复,值得深入思考。国际社会要

帮助有关国家在政府治理、安全部门改革、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加强能力建设。联合国要大力支持非洲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消除贫困、保障粮食安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努力。

中国一向把支持非洲能力建设作为对非合作的重要内容,致力于帮助非洲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尼日利亚,中国企业承建的莱基港正式运营,便利了当地的航运通路,创造了数十万就业岗位。在刚果(金),金苏卡变电站和输电线路正在加紧建设,有望改变当地电力短缺的面貌。在加纳、吉布提等10多个国家,鲁班工坊为当地培养和输送大量青年人才,助力当地发展。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中国援建的非洲疾控中心正式竣工,为非洲疾病防控、保障人民健康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主席今年8月在南非出席中非领导人对话会时宣布非洲工业化倡议、农业现代化计划和人才培养合作计划三项举措,为非洲一体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明年中国将主办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中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为非洲实现和平发展,为国际社会加大对非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叶夫斯京格聂耶娃女士(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驻非洲联盟(非盟)办事处主任帕尔费·奥南加-安扬加先生、非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和民间社会代表所作的通报。

我们希望强调各位通报人所说的话,即当务之急是必须寻求政治解决。俄罗斯联邦欢迎加强联合国与非盟在有关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今天,这种合作正在各级真正得到发展。两个组织定期举行会议,特别代表和特使向主要机构通报情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每年举行联席会议。最近一轮这样的会议于上周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预防非洲冲突问题特设工作组对埃塞俄比亚首都进行历史性的首次访问。所举行的讨论使我们有更深入地了解非洲持续存

在的问题以及在建立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方面取得的成果。我们坚信，联合国与非盟之间的合作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我们同非盟一样，也希望使两组织理事会之间的对话更具实质性和活力，并使其议程与困扰非洲的问题相协调。

与此同时，我们同意秘书长报告(S/2023/629)的说法，即非洲许多地区的局势仍然极不稳定。在一些国家，存在严重和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危机。历来存在的一系列系统性问题限制了可持续和平与安全的实现，加剧了新的挑战。国家之间和族群之间的冲突仍未得到解决，许多恐怖组织仍然高度活跃，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博科圣地和青年党。地方当局面临着国家治理机构薄弱和不稳定以及国家武装部队和执法部门军事能力有限的问题。因此，地方当局无法提供内部安全和稳定。某些非洲国家持续遭受的非法单方面制裁的限制破坏了人民的社会经济福祉，导致局势更加复杂。

我们注意到在克服某些危机方面取得的进展。非盟的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2022年11月，当时在非盟的支持下，埃塞俄比亚北部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协议，联合国和非盟在索马里开展了联合工作。我们也指出次区域组织在加强区域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幸的是，与此同时，我们记得有许多例子表明，非洲调解努力被置于次要地位，或遭到外部行为体的蓄意破坏。2011年利比亚的经历似乎本应给我们很大教益，但我们今天继续看到类似的例子。

在确保为非洲大陆上的非洲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预测、持续和灵活的资金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方面，非洲联盟2月份通过的协商一致文件是一个分水岭，秘书长4月底发表的报告也是如此。俄罗斯联邦支持非洲国家的立场，即必须就此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认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依赖某些国家和组织的不定期援助是不正常的。联合国已多次向非洲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努力提供物质和财政支助，包括利用会员国的摊款提供支助。在这方面，我们赞扬非洲联盟决定利用和平基金和储备基金的资源来解决一些危机。这一步骤——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

动上——确认了用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的原则。

我们随时准备在即将就安全理事会未来专门决议草案举行的谈判进程中，继续讨论关于非洲大陆上的非洲维持和平特派团规划和联合决策的未来可能进程的现有提议，包括更可行的筹资模式。

我还要强调，区域努力取得成功的关键是非洲国家在评估问题和威胁的政治解决办法方面保持团结一致，而且愿意在处理这些问题以及建立有效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方面承担风险。

关于筹资问题，无论今天所讨论适合应对局势的方式是什么，只有非洲国家在资源方面取得独立地位，才能给非洲大陆各国提供真正的空间，使它们能够就如何应对威胁作出自己的政治决定。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这肯定是我们非洲朋友的战略目标，以期克服殖民历史和当代新殖民主义做法的后果。

俄罗斯联邦正在以双边方式，并通过在俄罗斯高等教育机构培训非洲军事和执法人员，向非洲在非洲大陆的维持和平努力提供多方面的支持。我们要指出，得到联合国认证的俄罗斯联邦内政部全俄高级训练学院以及作为俄罗斯国防部组成部分的地面部队军事训练中心在培训维和人员，其中包括非洲的维和人员。

最后，我要重申，俄罗斯联邦愿意继续与非洲伙伴开展平等合作，并根据索契和圣彼得堡俄非首脑会议的成果，重点加强它们的能力。

佩雷斯·洛塞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今天上午就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合作关系所作的通报。

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厄瓜多尔认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超越了《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关于区域安排的规定，对于维护本组织的三大基本支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执行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不可或缺的。

就在上周，我有幸参加了安理会对亚的斯亚贝巴

非洲联盟总部的访问。我亲眼目睹了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如何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以应对与非洲和平与安全有关的挑战,并不断努力加强协调和信息共享,以实现共同目标。我还亲眼目睹了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的重要工作,并从办事处主任帕尔费·奥南加-安扬加先生和秘书长非洲之角问题特使汉娜·塔特女士那里获得了宝贵的信息。

正如我在访问亚的斯亚贝巴时所说的那样,厄瓜多尔和非洲联盟有着共同的优先事项,如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在这方面,我们赞扬非洲联盟取得的进展,特别是执行了《青年与和平与安全非洲大陆框架》,任命了一名青年特使和五名非洲青年和平大使——非洲大陆各地区一名——设立了青年促进和平非洲方案,并通过一个预算和任务规定明确的咨询委员会,使青年参与非洲联盟的决策进程制度化。我们认为,应该向其他区域组织、联合国和其他战略伙伴传播和分享这些良好做法,以期将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原则纳入世界各地的主流。

我们还深信,正如今天上午莫桑比克强调的那样,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经常表现出团结精神和一致的政治承诺,这可以激励我们努力加强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合作。

邀请非洲联盟高级官员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是就影响非洲大陆的问题获得第一手区域和次区域观点的重要机会,应该更多地采用这种做法。还需要振兴和不断改进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将其作为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定期交流的机制。

非洲联盟和联合国是天然的伙伴,因共同的价值、原则和目标而团结在一起。因此,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可以从加强与非洲联盟的合作、协调和协商中获益良多。我们的关系越牢固,我们现在和将来在实地的努力就越有成效。

凯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各位通报者,即秘书长特别代表帕尔费·奥南加-安扬加、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大使和所罗门·

阿耶勒·德索先生,他们就如何加强和改进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之间的协调与协作发表了颇有见地的看法。

美国赞同秘书长的评估,即我们两个机构之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不安全、冲突、暴力和恐怖主义所引起的全球和区域挑战十分重要。这包括秘书长的建议,即国际金融机构必须不断发展,推进其结束极端贫困和促进共同繁荣的核心使命,同时也重新将工作重点放在处理跨国挑战上。

拜登-哈里斯政府采取重大措施,扩大了世界银行的融资规模,并增加了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的资源。这将有助于推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并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和脆弱性等相互关联的挑战。

我们赞扬联合国、非盟、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区域机制以及其他伙伴合作支持预防冲突和调解。我们也欢迎如秘书长报告(S/2023/629)中所述将妇女、青年、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纳入解决冲突与建设和平进程的努力。

美国对西非和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最近出现的民主倒退趋势深表关切。我们重申,我们致力于与非洲伙伴,包括地方领导人和民间社会、区域机构和各国政府合作,支持民主体制。我们肯定并支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带头努力争取达成一个维护尼日尔宪政秩序的解决方案。

在马里,我们对随着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缩编而出现的暴力上升现象深感关切。马里有责任与联合国充分合作,优先保障维和人员的安全,支持稳定团安全和有序的撤离。我们也强烈敦促联合国优先考虑移除和处置致命装备和弹药,这些装备和弹药如果为不良行为体所得,只会进一步破坏该国和该地区的稳定。

关于苏丹,美国与非盟、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和其他伙伴一道,呼吁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立即停止战斗,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尊

重人权, 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现在是国际社会与非盟、伊加特和联合国站在一起, 进一步对交战各方施压的时候了。安全理事会和所有会员国必须更加积极地支持非盟和伊加特关于停火、人道主义准入和恢复民主过渡的要求。我们希望非盟和联合国就苏丹问题在安全理事会进一步合作。

区域和平行动仍然是国际社会应对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危机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继续为建设更加稳定和安全的索马里做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 缺乏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阻碍和平特派团履行任务, 限制其兑现承诺的潜力。因此, 美国致力于在联合国摊款的适当框架内找到一种方法, 为安全理事会授权、由非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部分资金。这种做法应界定非盟、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秘书处在支持非盟筹资安排方面的各自作用, 将包括关于人权的承诺和责任, 并界定具体的财政负担分摊内容。我们欢迎有像今天这样的机会, 进一步讨论各方间合作和前行道路。美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非盟等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 以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弗雷泽夫人(马耳他)(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各位通报人的深刻见解。

马耳他坚信, 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是有效多边主义不可或缺的要害。我们赞扬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目前在调解、预防冲突、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方面协同努力的伙伴关系。这些努力充实我们都渴望实现的网络化多边主义的理念。我们必须承认, 事实证明, 常规对策往往是不够的, 即使在协调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信, 坚持宪政原则至关重要, 即使在新兴民主国家努力应对贫困、恐怖主义和体制薄弱等问题的具有挑战性的局势中。具体而言, 在萨赫勒地区, 我们已经深化合作, 呼吁按照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确定的时间表迅速、准时地恢复宪政。

我们与非盟一道致力于增强妇女权能, 并继续呼吁妇女充分、平等、切实和安全地参与。让青年人参与

并增强其权能也同样重要。我们欢迎非盟在非洲实施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活动。大湖区非洲妇女领袖组织声援团访问苏丹, 还有建立一个妇女状况室以监测妇女在肯尼亚选举中的政治参与情况, 这些都是跨区域声援的重要事例。

马耳他支持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问题非洲平台。我们欢迎在联合国的支持下, 在非盟和平与安全部内设立一个儿童保护方案。我们期待在将儿童保护纳入相关进程的三年战略计划的基础上执行两项关键政策, 即关于在非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中保护儿童的政策、以及关于将儿童保护作为主流纳入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政策。鉴于非洲仍然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大陆之一, 我们还感到鼓舞人心的是, 人们日益强烈地认识到, 显然必须制定有力和协调的应对政策。我们欢迎非盟为期十年的《气候变化和韧性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 该计划为整个非洲大陆的气候行动奠定基础。

多年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年度协商会议, 大大加强了双方间合作。我们上周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努力, 进一步加强了两机构之间的协调, 包括在工作方法方面。目前,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为我们推进和平与安全领域工作提供适当的框架。我们主张继续保持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 这将使非盟能够在非洲大陆的维和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有鉴于此, 安全理事会不久即将授权就非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预测、可持续和灵活的资金问题作出决定。正如在亚的斯亚贝巴所讨论的那样, 我们有独特的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并达成共识。

最后, 联合国和非盟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和关切。我们应当利用最紧迫的问题来激励我们的共同努力。只要共同努力, 我们就可以为两组织之间的互动注入新的内容和动力, 从而增强我们的信誉与后代的繁荣。

阿布沙哈卜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首先, 我谨感谢巴西召开今天的会议, 并感谢巴

西与莫桑比克最近一起率领安理会代表团前往亚的斯亚贝巴, 参加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年度联合协商会议。我欣见那次会议通过安全理事会-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联合公报。我也要感谢特别代表帕尔费·奥南加-安扬加和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大使的深刻见解、以及所罗门·阿耶勒·德索先生的发言。

近年来, 我们看到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关系以及这两个组织各自的力量有重大发展, 包括达成2017年《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以及《非洲联盟-联合国〈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框架》。日益趋同、目标一致、以共同理解为基础的关系, 有望带来更大的回报。今天, 我想就如何进一步加强非盟和联合国之间的持久伙伴关系谈三点。

第一, 我们应当继续吸取区域组织的成功经验。过去二十年来, 非洲联盟越来越多地展示应对安全挑战所需的政治意愿和承诺, 包括开展预防外交以及在非洲部署和平支助行动。非盟努力在区域一级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这值得赞扬, 并应当受到鼓励。结合区域意见和观点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如果得不到区域支持, 仅只联合国的努力将难以、甚至不可能获得成功。

索马里是彰显伙伴关系内在价值的突出例子, 其中联合国、非盟以及双边伙伴继续同索马里联邦政府进行建设性接触, 以落实其国家建设优先事项。在非洲联盟继续深化接触范围和扩大伙伴关系的同时, 支持非盟致力于国际和平与安全, 将这作为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一致的事业, 这符合安全理事会的利益。

第二, 应当加强安全理事会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它不应当只是每年打勾完成的一件事, 而必须是持续的对话, 不仅解决与非洲有关的问题, 还要处理全球议程项目, 既有专题性的, 也有针对具体国家的, 在其中, 非洲的观点可以丰富我们的讨论。这还应当包括更经常性地同非盟委员会高级官员

接触。随着次区域组织在非洲大陆承担起更显著的维和作用, 这类组织必须成为真正的伙伴。交流相关信息和行动评估也有助于两理事会制订更有效的对策。在经安全理事会授权并由非盟牵头的和平支助行动方面, 我们认识到, 如果没有可预测、可持续的灵活资源, 非盟将无法履行其和平与安全任务。

今年年度联合协商会议的联合公报也承认, 由非盟牵头的和平支助行动继续面临财政挑战。根据这份公报,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考虑如何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八章, 以更可预测、更可持续、更灵活的方式, 为安全理事会授权和领导并由非盟牵头的和平行动提供资金。我们期待以建设性方式参加即将就这一问题举行的谈判, 并希望达成一项满足当前需求的协议。

第三, 两理事会必须一道努力, 弘扬宽容与和平共处的价值观。仇恨言论和极端主义可能导致冲突升级和蔓延。今年6月, 安全理事会在一致通过关于容忍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第2686(2023)号决议)时, 承认了这一点。这也与非盟的《2023年议程》相呼应, 该组织正在继续与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容忍开展历史性斗争。为了在这一共同议程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两组织必须同心协力, 以确保这些框架有助于我们这两个组织维护和平与安全。

支持非洲联盟的努力是《宪章》第八章的核心所在。这是认可非洲联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宝贵贡献, 也是承认它在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上理应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就自身而言,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努力加强与这两个组织的合作, 以支持我们的共同价值、宗旨和原则, 为所有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志野夫人(日本)(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奥南加-安扬加、非洲联盟(非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穆罕默德女士和“非洲和平”组织执行主任德雷索先生的通报。

首先请允许我同其他人一道, 衷心感谢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我们上周访问亚的斯亚贝巴期间给予了热情接待。非洲问题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中举足轻

重。年度联合协商会议为我们提供机会,探索我们应当如何协力解决共同关心的紧迫问题。联合公报迅速获得通过,表明我们在一系列共同目标之下的团结和共识。正如我们大家在该次会议上以及今天所强调的那样,为了更有效地解决非洲面临的挑战,越来越有必要建立强有力的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这两个机关必须就各种各样的冲突进行密切协商。为此,正如《新和平纲领》所提出的那样,要确保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更加重视预防努力。我们欢迎两个秘书处就国别和专题问题定期进行技术级接触,包括为预防冲突而进行的前景扫描。

安全理事会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是我们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开展密切合作的窗口。它应当是一个平台,藉此跟进落实我们在联合公报中所阐述的共识,包括我们的工作方法。安全理事会主席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主席之间每月更组织有序的协调应当大大有助于促进两理事会进一步开展对话与合作。日本愿意通过更新相关文件,为明确这一点做出贡献。

我们对那些具有强烈主人翁意识,以预防、调解和解决非洲大陆冲突为宗旨的区域和平倡议表示赞赏。深入了解非洲各个局势的独特情况并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应当是非盟及其和平支助行动的一个比较优势。

上周,我们再次强调,通过非盟和联合国摊款为非盟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预测、可持续的灵活供资很重要。正如我们在5月份关于这一议题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那样,日本原则上支持建立一项机制,通过该机制,经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八章授权的非盟和平支助行动能够根据个案情况,从联合国摊款中获得部分资金(见S/PV.9329)。日本仍然致力于在这方面同所有利益攸关方继续进行协商。

非洲继续遭受多种因素造成的人类安全危机。联合国同区域实体之间的紧密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日本继续发挥作用,支持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和区域努力。

中午散会。